

2-8-2
54

黃陵縣志

民國三十三年六月
周鍾嶽題



黃陵縣志

宋錦熙題

全書總目

卷首 序 （附前志序例）

纂修姓名表

凡例

志目

卷一至卷二十一 見志目

本書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一日，由中部縣政府出版。同月十七日，省政府准 內政部渝民三午文復電云：「關於貴省中部縣更名黃陵一節，經呈奉院會轉奉 國民政府備案，並另鑄新印。請查照飭知。」本書謹將書簽及內封面改題爲「黃陵縣志」，餘因已印，概仍舊稱。

中部縣志序

志書在我國史部典籍中，素來最爲世人所重視。重視的原因，大略可分爲三種：第一是供給史地的研究，志書首載的，即爲疆域建置，一地的面積方位以及其由來與變遷，盡是史地的貴重資料，河渠關渡等更可指示交通的經緯，物產土壤更可說明經濟的梗概；第二是供給行政設施的參考，如戶口田賦職官學校等等，都是行政上必須參證的資料；第三是供給旅行的指南，如山水名勝風俗謠諺，名人言行，乃爲采風問俗的重要材料。總之，志書記錄一地掌故，最切實用，所以愈是實事求是的時代，志書愈被尊重。

志書的編纂方法，經過歷代的學者名家的努力，愈至近世而愈益精密。但時代的變遷也是愈至近世而愈益迅速。地方的設施情況，固然跟着時代而劇烈變更，即社會意識也多與往昔不同。昔日爲精密的，今日視之亦認爲不能與時代相配合，例如舊志疆域一目，頗多記載星野，現在看去，則未免不善，今日如編纂志書，便應詳列經緯度數，方合地理標準。又如舊志所載氣候，多本農家經驗之談，雖亦不少準確，但究非精密的科學方法，今日編纂志書時，應利用天文臺氣象報告，方能配合時代。志書必須隨時修訂，早爲識者所

公認，而今日修訂志書，必須爲科學工作，則更爲明顯。

九一八事變以後，我先後被命爲陝甘兩省主席，其時政府實已注意於西北的開發，以爲今日抗戰的準備。爲求明澈西北的情形起見，我首先留意的即爲各種志書的蒐集與修訂。而陝甘兩地的志書，多屬前清中葉所纂修，不免陳舊，效用減低，有的縣志，竟已絕版，無從覓得，尤爲遺憾。當時陝甘兩省都有通志館的設置，但以經費與設備的欠缺，甘肅志稿，在我離去多年以後方始完成，迄今未能拜讀；陝西新志，則在我就任時，業已脫稿，因即趕速印行，我對於承修諸先生學識之豐富，用力之辛勤，深爲欽佩，但講到編纂方法，實仍覺有應時改進的必要。各縣縣志的修訂，更因人力財力的限制，進行遲緩。中部縣爲黃帝陵廟所在，自中央有民族掃墓的規定，覓閱中部縣志的人日多一日，而舊志已甚難得，新志未能即修，瓊墨山同志時爲縣長，和我相商，檢取舊志，略加黃陵新材料，用鉛字版排印，以供需要，我曾爲作序文，但其未能鑒足我的希望，自不待言。

本月初，我得陝西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余正東同志來信，知道他於去年發起新修第三區各縣縣志，一年以來，各志稿本都已草創完成，而中部縣志更將校印完畢；在此抗戰

進入最後階段之時，物力艱難，視前更甚，而建國工作同時並進，政務繁忙尤可想見；余同志獨能致力於修志，且成功若此之速，可見他是十分瞭解志書的重要，尤可見第三區行政效率之高，與地方各同志之通力合作。我雖未能看到新志的稿本，但從余同志寄給我的目錄，可以看出新志編纂的方法不僅依次續編，並且應時創格，實已踏入科學方法的途徑，而富有時代精神的特色，這是更值得讚美的。我希望第三區各縣新修的志書都能如此，我尤希望在抗戰勝利以後，憲政實施之時，各縣縣志都有關於地方自治很詳盡的記載，而中部尤將爲首先達到完全自治之縣，藉爲黃陵生色。

余同志要我寫一篇序文，我是非常樂意的，因略抒所見與希望，文字淺陋是在所不計的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邵力子

中部縣志序

本黨建國大綱中之程序，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大時期。訓政時期以協助人民籌備自治，完成縣自治爲其主要工作，蓋縣爲訓政實施之單位，亦爲地方自治之單位，地方自治要政有六：曰清戶口，曰立機關，曰定地價，曰修道路，曰墾荒地，曰設學校，必須完成此六事，然後地方政治建設乃得立其基礎，此研究 國父遺教者不可不知也。吾國數十年來，災祲頻仍，農村破產，不特地方自治工作距離尙遠，甚至地方之志書文獻亦多爲斷簡殘篇，渙漫不可卒讀。每欲詳明其地建置源流，政教沿革，山川風土之淳薄，人材物產之盛衰，足以供興革治理之參考者，亦不可得，如此而言地方自治，亦曷乎難矣。故今日有志之士，每致力于地方志書之修輯，或取舊籍而損益之，或以科學方法調查統計，充其內容，廣其效用，然後綱舉目張，瞭如指掌，以其資料供庶政之借鏡，意至善而需要亦至切也。陝第三行政區專員大冶余正東同志主修中部縣志，丐予數言以爲序。予以中部爲我中華民族發源地，橋山陵寢，巍然千古，太史公所謂雍州積高，神明之隩是也。吾人仰溯我元祖筆路藍縷以啓山林，胼胝辛勞以創民族，數千年來，聖聖相承，發揮光大，始克有今日四萬五

千萬之民族，四千五百年之文化，緬維祖德難忘，瞻念箕紹重責，况值寇騎蹂躪中原，關輔震驚，生民塗炭，正吾民族存亡絕續之交，斯志適于此日完成，讀之者能不懷然于懷，知興繼之責，喚我國魂，還我河山，而慰皇祖在天之靈哉？誠如是，則斯志之編成，不特佐助於地方自治者其效甚大，復有其深長之意義存焉。至其美富之內容，猶其餘事耳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谷正鼎敘于陝西省黨部

中部縣志序

中部漢翟道，唐坊州，古軒轅黃帝橋陵之所在地也。余專員正東督察陝西三區行政，值抗倭軍興，籌劃軍食，征募兵丁，安定後方，補給前綫，可謂日不暇給；乃於簿書鞅掌之中，延致地方耆宿，禮聘方志專家，編校三區各縣縣志。三十三年春，余長陝教之初，適中部志成，走書問序；余閱此志，都二十一志，舉凡山川物產、人文風俗、以及政治建設，無不搜訪放佚，鉤稽史乘，網羅畢備，包括靡遺。昔康對山撰武功志，僅分地理建置祠祀田賦官師人物選舉七門，王阮亭宋牧仲陳榕門皆合口推崇，譽爲志乘極則，海內第一。然不過就行文簡潔言之耳。若志乘之體用，則詳實賅備爲第一義；文章辭藻，乃其餘事。吾知此志之作，其應用價值，有不在康志之下者。抑予重有感焉：昔吾祖軒轅，發跡橋山，平蚩尤，代榆罔，安內攘外，開中華民族大一統之基業，濟濟繩繩，四千六百餘年，方興未艾；今者島夷狁狁，寇深時危，金甌有缺，中原烽火；追維祖先之豐功偉業，愧悚滋深！中部乃我民族發祥聖地，黃帝實我中華創業始祖；黃陵專志之設，其所以據懷舊之積慮，發思古之幽情，激同胞之敵愾，振大漢之天聲，用意之深長，又豈角詞鋒，數故實，普通志乘之比哉？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王友直謹序於陝西省政府教育廳

中部縣志序

區屬各縣方志，多纂修於一二百年以前，二十九年春，余卽有新修意，以事難費鉅，未敢嘗試，但爲之準備而已。三十一年春，以時機尙可爲，始正式發動全署同仁及各縣官紳與海內同好，着手於洛川、中部、宜君、同官、及黃龍各志之修纂，不立機構，不設專司，博訪周咨，斟酌字句，夙夜將事，以期有成。直至三十三年春，始將洛川縣志及中部縣志之黃陵志，勉爲出版，入夏而同官縣志亦出版。各同仁雖感艱難，事倍而功僅及半，所幸興趣均濃，尙存再接再厲之想。四月初，余因參加本省緊急糧政會議，又將中部縣志黃陵以外各篇及宜川縣志在西安付印，中部縣志，至此乃全部告成。此志一部份材料，採輯於三十一年，執筆者爲劉紳子林，及本署與縣府少數同仁；黃陵志撰擬於三十二年，執筆者爲黎劭西（錦熙）先生；重整三十年一部份之初稿，并完成其他各篇者，爲本署祕書吳致勳與科長史宗沂二兄，二稿告成，余於西安空襲中，曾作一度瀏覽，并親赴中部採補必需材料。劭西先生則與致勳兄同駐印刷廠內，夙夜整核校對，適東都棄守，西安震驚，印刷廠一度停工，遍生波折，旋整復一部份機件，專印中宜二志，不久又適逢其家鄉淪陷，

黎吳均籍隸湖南湘潭，於六月中失守。

音書斷絕，劭西先生與致勳兄仍鎮定從事，且為節省經費計，炊爨之事，

致勳兄且曾親任其勞，此種為文化服務之精神，使余五中感佩於靡已。書既成，爰略記其

編印顛末以為之序。

陝西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大冶余正東謹撰

中華民國卅三年六月廿五日於洛川

（此處為模糊之印刷文字，內容難以辨識，僅能辨認出部分字樣如：...志...）

中部縣志序

陝之中部縣，以黃帝陵寢所在，間有中央政府特派之大員入境致祭，明以前未遑詳考，自明初迄清中葉，主祭從祭，員名祝文，並已載黃陵志中，以故縣有「大差」，後亦混稱「兵差」；即沿途各邑，地方官亦例有供應，致餽於主祭官並其隨從者，數或不菲，蓋因本邑祭陵大典，影響且及於旁邑矣。自清末曠廢不舉，迄民國二十四年前又制度未定，邑人殆已忘有此項差徭；二十四年後，祭陵新制，禮簡而隆，雖歲舉之，不嫌煩擾。今中央採衆議，令改中部縣名爲黃陵，正斯志印校甫竟時也。斯志惟黃陵一卷特爲龐大，蓋編纂在先，單行出版；抑以本邑地位而論，有此便足，其他固無以特異於北山諸鄰封也。邑人張君執庵爲余言：先德傳稱，家教最重攻讀，應試不售者非佳子弟，則督課愈益嚴厲。族耆某，不嫌其次子之文，一日，閱至繆處，舉所銜長柄烟斗，連擊其頭，子負痛逃，追之，出後門，子失足墮深溝而殞。某曰：「兒不善讀，雖死，我無所憾。所憾者兒初婚，媳未能守節耳。」長媳聞之，奮起自陳曰：「我願伴吾姊守節，公爲長子另娶可也。」某從之，時豔稱雙節焉。此可徵節孝風尙與科舉制度之連環性矣。邑志人物，節烈最多，且所載止

於嘉慶舊志，無續訪也。大抵北山諸邑，民衆順天因地，力田節用，以供事畜，他非所知；而士紳風習則如此，中部更較彰著，真所謂儒教之邦哉！雖然，科舉始隋唐，節烈嚴於宋，今後時移制革，必變無疑，前乎唐宋者，兩漢先秦，皆未必同，縱黃帝陵寢，巍然在橋山沮水之間，而年代更寫遠，與斯志所紀近代儒教風習，並無因緣，勿違史則，妄相比附！志乘但能據已有之資料，詳其所能詳，斯志所能詳者，適在此近代史一階段而已矣；所不能詳而必爲旁羅曲證以求其詳者，則民族元祖黃帝軒轅氏，又適藏衣冠於此橋山沮水之間，而縣且以是更名，斯志遂獨詳焉，亦例所當然而已矣。

斯志屬稿，與洛川縣志同時，三區余專員正東實主之，而秉筆者則余同邑門人吳祕書致勳綜其事，各篇多出其手。去秋會於西京，核印洛川志，今春成，余乃核印同官，致勳偕史科長宗沂仍從事中部，至是已再易稿矣。夏五，同官志成，余偕致勳遷南郊，核印宜川，致勳請先總核中部，且不欲自任總纂，余曰：「當仁何多讓爲？」略爲釐訂篇次，調整體製，以余前所主纂之黃陵志爲殿軍，卷第二十一，早已印行，故將其他各篇，省併爲二十卷，概置其前，具詳凡例。至其資料來源，與洛川等；所謂「方桌訪問」，不若同官之在

座有人，「報告抄送」，容有不實與未盡之處；而「舊志剪貼」，則三區諸舊志中，以斯邑之嘉慶丁志爲最簡率，幸吳君等亦曾參及其他有關諸志耳。

余序同官，謂「將度隴」，乃爲斯志所牽。時洛陽已陷，敵鋒行及潼關，地方政府議疏散，市民紛紛遷徙；遠處郊外，初不注意。六月十二日，承印斯志之新中國書印館，奉令收拾鉛槧，拆裝機件，一日而畢，余與致勳始擬西行，而車驟未具；至夜半，忽得前線勝利消息，廠定次日仍開工，遂不復行。是則斯志印成於陝局緊張之際，殆無殊於前線將士之沈着應戰也，「黃帝在天之靈」，其亦將有以嘉獎之乎！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，黎錦熙序於西京南郊宋家花園東新中國印書館。

續修中部縣志序

癸未秋，學全來宰中部，下車伊始，瞻謁黃帝陵寢，松楸森岑，翠柏蒼鬱，羣山拱附，沮水環流，稱爲名勝，信不誣也。欲考聖蹟志乘，縣制沿革，以及地方之風土習尚，遍索志書而不得，詢諸邑紳，僉稱木版舊志無存，卽翻印新冊，亦寥寥難覩，心竊惜之。迺本區專員余公正東，先我爲憾，特敦聘名流黎劭西先生、及專署祕書吳君致勳、科長史君宗沂，正事編纂新志。余躬逢盛舉，幸何如之？惜譚陋不文，殊少贊助，私衷深以爲慚，第以邑志繫乎地方文獻，貴在竄翊可徵，諮採之責，未或敢辭。舉凡疆域建置、戶口消長、行政得失、教育良否、與夫財政收支、軍警編組、及風土習俗、冠婚喪祭等等，或稽之科室檔卷，或詢之當地耆紳，遍覓碑碣，儘量採訪，文不計工拙，語不擇雅俚，一一供諸初稿，期主編者修飾潤色，付之剞劂，俾後之覽者，對今昔沿革，地方風尚，瞭各指掌。若夫孝友足風，義行可化，忠勇異能，節烈貞操，尤關世道人心，均詳載之，庶幾後有觀風問俗者，不至有向隅之感焉。是爲序。

中部縣志序

西北爲我國文化發祥地，史稱黃帝崩，葬橋山，橋山在今之中部，人傑地靈，想見當時之盛。降及後世，文化衰落，民氣消沉，近更環境特殊，尤稱殘敝。全縣面積雖有一萬六千餘方里，而人口住戶僅二萬四千餘人，其生產力之薄弱可知。境內溝壑縱橫，山嶺重疊，雖有咸榆公路由縣東經過，實無汽車經常來往，其交通之困難可知。農人惟知種小麥雜糧，鮮經營副業；商則僅有城鎮集會，肩挑負販，民間之經濟狀況可知。近年始有邠州師範僑設縣城，及黃陵職校之創立；其受高等教育者，民國以來僅四人，數年前，卽中學生，萬人中亦不過五六人而已，地方文化水準又可知。其地既爲黃帝陵廟所在，乃歷史文化中心之所寄，在全國二千餘縣中實具有獨特地位。民國廿九年余公正東爲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，以區屬各縣，大都地廣人稀，爲陝西最瘠苦落後之區，振衰啓敝，頗難措手，於是決以教育建設爲工作中心。見史治志政牘選錄。提出一縣一中學，一縣一工廠口號，以促其實現。於地方

文化事業，則又發起編修各縣縣志。予時隨公由城固、南鄭相偕來區，佐治寮幕，亦力贊其欲起全區之疲敝，必須自提高文化始。地方志書，實具有因革地方行政之效能，如疆域

以標形勢，沿革以紀興衰；地質、氣候、山川以明「自然」環境之優劣；人口、物產、農業、工商、交通、社會以識「經濟」力量之豐瘠；吏治、保甲、財政、軍警、黨團、司法以考地方「政治」之隆污；教育、風俗、宗教、古蹟、人物以覘方隅「文化」之高下；一邑政治，藉此以爲設施，當可因勢利導，日就清明。故公於任城固縣長時，即發起興修城固縣志，

予師黎劭西（錦熙）先生適在西北聯大，因而纂成「方志今議」一書，羣推爲新修地方志書之準則。三區各屬縣志，均係一二百年前古物，從事新修，實爲必要。三十一年曾約請予

同門友唐節軒（祖培）先生

甘肅學院教授。

一度發動編輯，旋以教務倥傯，束裝西去，署中又以

簿書鞅掌，兼顧爲難，工作遂告停止。三十二年四月，予因公由宜川回署，則余公已闢東院一室，囑予專執其役，旋復以史料長宗沂爲之助，公仍親爲董率之。十月始將洛川稿完成，攜來西安就正於劭西師，

師時主講陝西省立中學教師暑期講習會。

乃同寓於新民中學，以核以校，勞勞數月，

於本年三月出版。宜川志稿則由公駐節該縣親爲主纂。劭西師亦移寓崇禮路泰華印刷廠核

纂同官縣志。

洛同二志皆由該廠承印。

予以十載飄零，家山遠阻，原擬於此時南歸，顧中部稿尙待繼續

完成，乃與史宗沂兄，約共從事，

仍寄居新民中學，且遵余公意不僱工友，遂自爲炊爨，以節費用。

史亦忻然允之，相與執筆，